

追趣情真

卢沉周思聪水墨作品集萃

晓理 主编

逸趣情真

——卢沉周思聪水墨作品集萃

晓理 主编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逸趣情真 / 卢沉, 周思聪绘.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039-3713-2
I. 逸… II. ①卢… ②周… III. 水墨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6251号

逸趣情真——卢沉周思聪水墨作品集萃

主 编 晓 理
责任编辑 董瑞丽
封面题字 王明明
作品摄影 王书灵
设计指导 海 洋
设计制作 北京锦绣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邮 编 100029
网 址 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 张 14.125
书 号 ISBN 978-7-5039-3713-2/J · 1031
定 价 2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序

晓 理

卢沉、周思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画家，他们的绘画思想与作品影响了画坛的几乎两代人。人品与画品的高度统一、淡泊名利、“怀着真情实感去创作”以及艺术的深厚功力深深地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卢沉、周思聪先生生活中志同道合，绘画上和谐默契，共同创作了《矿工图》等不朽的艺术作品。两位先生都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受过严格而正规的素描训练，写实造型能力一流，很早便誉满画坛。

卢沉先生任教于中央美院，他的教学思想和探索意识在中央美院产生了震动和影响，使其中国画教学趋向开放与多元。几十年的教学培养了一大批极具实力及创新意识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已成为当代中国画坛的主力军，从这点讲，卢沉先生应该是一位美术教育家。与此同时，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勤奋创作，创作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如《月光如水照缁衣》（1978年）、《草原夜月》（与周思聪合作，1984年）、《塞上竞技图》（1985年）、《清明》（1990年）、《风雨近重阳》（1992年）、《苍穹》（1998年）、《斜阳》（2000年）、《广场》（2000年）等探索性作品。同时也绘制了以多种醉酒人物和城市人物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以传统勾勒为主，讲究笔墨趣味，写意而不写实，书法入画，追求人物的幽默感，取材于古今人物的休闲生活，好评如潮。人们为卢沉先生作品的高格调与诗、书、画的高度统一而沉醉，一时间争相收藏，成为佳话。本画册收录的卢沉先生作品大致有三类，一类是经典的水墨作品，令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第二类是水墨构成作品，主要着眼于整体艺术语言创作，追求构成、变形、拓印，令人耳目一新。第三类是书法作品，卢沉先生一直对书法

有极为浓厚的兴趣，每日临池不辍，且经常与同道、学生探讨交流。从收集的书法作品可以看到其功力、布局、风格已具备书法大家的风范。

与卢沉先生相比，周思聪先生的艺术道路大体经历了从写实、表现到抒情这样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她创作了《长白青松》、《山区新路》、《抗震小学》、《人民和总理》等。第二阶段，她创作了《矿工图》组画（与卢沉合作）、《彝族女子系列》、《广岛风景》、《裱画作坊》、《85画人体》。第三阶段，她晚年创作了《荷花系列》。周思聰主张用感情画画，创作有感而发，形式的选择取决于感情、感受，感情决定形式。

在本画册收录的周思聰先生的人物画中一册由王明明先生题写的《周思聰高原丰乐图》尤显突出，它始于周思聰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四川大凉山之行，是周先生在其绘画高峰期所画的最经典的人物画。画面多描写彝族青年女子的日常生活，拾柴、采果、雨归、负重、收获等。在这本册页中，劳作的沉重感、美感与自然环境的美融为一体，强烈地表现着画家内心的感受与渴望，加之简练、宁静的人物形象和淡雅、沉涩的笔墨，堪称其人物画创作中的重要作品，更是周思聰先生的个性、人生体验和绘画经验的结晶。

周思聰先生的人物画小品感情真挚、自然、质朴，以气质美和力度美取胜，绘画语言极其单纯凝炼，表现出极高的才智、悟性和修养。

周思聰先生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画家。

卢沉先生（1935—2003年）和周思聰先生（1937—1996年）英年早逝，令人无比痛心，更使中国画坛上失去了两位艺术巨擎。他们所留下的艺术作品更是珍贵而有意义的，他们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则是一份极有价值的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与珍藏。

目 录

- 序/晓理 1
- 风格的探索和中国画的现代化/卢沉 3
- 卢沉作品 9
- 卢沉年表 111
- 思绪论——周思聪讲学提纲 123
- 周思聪作品 129
- 周思聰年表 207
- 图版索引 215
- 后记 219

卢 沉





风格的探索和中国画的现代化

卢 沉

我在艺术上进行自觉的探索，只是最近几年的事。说起来，还得归功于小品画的兴起。

怎样才能使作品有自己的面貌，这是许多画家都在关心的问题。没有一套的，想学一套；有了一套的，又想跳出来，另搞一套。谁都不愿意自己面目不清，或者一辈子寄人篱下，拾人牙慧。

有一个阶段，我成天苦思冥想，总想找到一种理想的风格，从此一劳永逸地按这个风格画下去，事实上很难做到。原因很简单，思路是活的，所画的内容不同，很难预先划定一个表现的框框。今天的想法和昨天的想法不一样，这一阶段的想法和那一阶段的想法不一样，甚至上午的想法和下午的想法不一样，硬要用一种画法来体现是不可能的。

思路在变，画的风格也随着思路在变。

开始，完全没有定见，信手乱抹，一会儿这样画，一会儿又那样画，简直有点“朝三暮四”，尝够了思路太活的苦头。

后来，有意识地控制自己，按一个想法画一阵，再按另一个想法画一阵，每种想法都画上一批，尺寸不大，但是都有一定的数量。这办法比较见效。当然，这只是指经常性的小品练习，不是指特定构思的单幅创作。

回顾这几年的练笔所得，“爪痕”比较清晰，明显的有这么几个阶段：

开始喜欢用狼毫，作了一些速写式的随意画（如《风雪夜》、《上工路上》），追求速写的生动性，隐约可见黄胄的影响。

热衷于吴昌硕的花鸟画，在临摹吴昌硕花鸟的同时，试画了一些用花果、石头配景的人物小品（如《汲水图》），从此改用羊毫作画。

后来，迷恋于关良戏剧人物的稚拙感，画了一些用笔稚拙略带变形的人物小品（如《故乡人物》）。

试用水墨画历史人物，先厾后勾，勾线参用草书笔调，有意识地想把书画用笔统一起来（如《前贤八图》、《屈子行吟》）。

以“北京街头”为题，画了一些城市风俗小品（如《同是有心人》、《举棋不定》），和画历史人物一样，先厾后勾，笔墨较拙。

可以看出，在以往的几年中，我主要是向传统学习。一些艺术风格特异的大师，如吴昌硕、关良的作品，李可染的人物画，都是我朝夕揣摩的对象，并深受他们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不间断地练习草书，在形成自己特有的笔路上起了显著的作用。

其中，我认为比较有自己面貌的是历史人物。同样参用草书笔法，《屈子行吟》是粗笔大写，笔墨放中带涩，似有不平之意。《怀素书蕉》笔调比较静穆，以符合专注的神情。

“北京街头”这是很有趣的主题。这些街头常见的生活现象，本身并非重大事件，但作为世俗形态，记录下来，一鳞半爪，从中也可以嗅出时代的气息。中国画作为欣赏品，习惯于画少数民族、古装人物，以常见的现代人入画的较少，自觉应该在这一方面下些功夫，也许能从这“冷门”中开一新天地。

1977年与周思聪合作《清洁工人的怀念》，这幅画为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而作。画得很快，倒不是有人催促，也不是约稿。周恩来同志在深夜的街头问候清洁工人这件事本身非常感人，我们一听到这事就很激动，于是连夜赶制，只用了几个晚上就完成了。

创作是需要激情的，只有你非常想画的东西，才有可能感动别人，所以在创作中必须坚持要“有感而发”，提倡真情实感，反对无病呻吟。

1978年画鲁迅像《月光如水照缁衣》，基本上是水墨，用色很少，根据主题，不能太强调月夜明净之美，荆棘丛是用宿墨画的，朦胧而又见笔，画面枯枝杈丫，以衬托鲁迅“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悲愤心情。

最近，我画了《摔跤手》等画，似乎“变”得有些生硬。

这些画都是根据速写整理的。形象、动态都来自实地写生的素材，只是在构图、色彩、造型手法上根据不同的主题做了不同处理。

《摔跤手》把健美的躯体夸张了，黝黑的肤色，在明亮的背景对比下，使人物造型更“铁”。

过去我作画往往偏重笔墨的表现力，最近画这些画时比较注意造型、色调和不同艺术手法的推敲，思路有些改变。

前此不久，与周思聪合作《矿工图》之五《同胞、汉奸和狗》。这套组画共有9幅。虽然最后的效果尚难预料，但总的愿望是明确的：要用传统的水墨画工具为我们所热爱的老矿工，为在异族统治下的死难同胞，为稀有的幸存者立一个用画面组成的纪念碑。目的不是为了供人欣赏，而在使人震惊之后深思，但已展出的这一幅，构图尚欠推敲，造型手法上有不协调之处。为了更好地体现我们的构思，必须在表现手法及艺术处理上进一步探索。

我们深感修养的不足，因此而局限了我们的思路。为了创造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中国画，我们必须着眼于未来，把视野扩大，努力吸取一切有益的养料。

中国画的传统浩如烟海。历代艺术大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精品，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是我们得警惕，不要看花了眼，满足于传统笔墨的品味欣赏，满足于沿用现成的表现技法，而忘记了艺术最可贵的品质是独创，是不断地进行新形式的探索。

有一位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中国画要现代化”。且不管这句话是针对什么，从这句话的一般涵义来讲，我是完全赞同的，并且愿意在中国画现代化的进军中当一名小卒，当一个吹鼓手。

我认为，中国画现代化，就是要求中国画有一个大的变革，使之具有现代感，以符合时代的要求。有人反对中国画仍画梅、兰、竹、菊，说是老一套，不符合时代要求，这是在内容和取材上来画线。我不反对题材的更新，但是一幅画有没有现代感，并不取决于表现对象的更换，而在艺术作品本身是否具有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审美要求。即使是画古典人物，也可以具有现代的情趣，无论是立意、笔墨、造型、构图、艺术处理，都可以看出是出自现代人之手。相反，即使内容是新的，表现形式老一套，并不等于是现代化。至于认准只有把梅花画得红彤彤的、密密麻麻的才有时代气息，这就和要求画劳动人民只能画笑容一样简单可笑。

中国画要现代化就得借鉴。我认为只向传统学习还不够，必须同时向世界各民族的优秀艺术学习，包括研究和吸取西方现代艺术的成就。历来因统治者的盲目自大，使中国人吃够了闭关自守的苦头。解放30年来，所谓的“洋为中用”，只片面学了原苏联一家，对其他国家的艺术，特别是西方各国的现代艺术，很少介绍。尊一家而贬百家的结果，使我们的艺术眼光非常狭窄，降低了艺术欣赏标准，束缚了我们的艺术创造才能。现在，是把眼界敞开的时候了。

当然，主张中国画现代化，决不是要求我们去步西方现代派的后尘，是要求扎根于民族的独创。中国画如果不扎根于民族之中，没有民族的风格，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坚持民族的特点与创新并不矛盾，我们的优秀传统从来就是推崇独创精神的。至今被人称颂的许多大画家，无不因为有卓越的艺术创造。那些因循守旧的名家，也可能显赫一时，终究不为后人所取。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看，每个时代都有本时代值得自豪的艺术创造。史前的彩陶，商周的青铜器，汉魏六朝的石刻，唐宋的人物、花鸟，敦煌、永乐宫的壁画，明清的版画以及宋元以来的水墨写意画，一提起这些家珍，就令人神往，这就是我们进一步创造、发展的典范和出发点。

可惜过去我们“古为今用”也没有搞得很好，对传统的学习有偏向。比如，搞中国画的，眼里只有水墨写意画，对大量的民间艺术、装饰艺术不重视，缺乏研究，而正是在这一部分的遗产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在创新时借鉴的精粹之物。又比如，在学习传统时，往往偏重于笔墨技法的继承，而忽视了形成不同艺术风格的其他造型手段的研究。

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画，有利于大胆创新，必须对中国画的笔墨问题有个正确的认识，应把笔墨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讲究笔墨，以书法入画，这是中国画的优良传统，也是历来品评中国画的重要标准，我们不应忽视，但是我们不能把中国画的传统只归结为笔墨的发展，更不能以笔墨要求来代替艺术作品的创造。否则，要论笔墨功夫，四王还是很不错的，为什么要不得呢？

笔墨是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艺术表现的其他手段，如造型、构图、色调，以至整个画面的艺术处理，必须同样重视。

就笔墨本身来说，也有个时代风尚的问题，前人早就指出“笔墨当随时代”。既然我们主张中国画现代化，就必须使笔墨也有现代感，符合时代的要求。

中国画现代化是整个艺术风格的再创造。必须包括笔墨在内，在艺术手段的各个方面都来一个突破。至于怎样才能使中国画有现代感，符合时代的要求，这就是今后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

最近，探讨形式美感的文章多起来了，介绍现代绘画的展览多起来了，以壁画、油画为先导，致力于艺术形式探索的队伍越来越大。这是值得庆贺的可喜现象，中国画也应该跟上勇于探索的时代潮流。

(原载《美术研究》1981年第2期)

卢沉作品







肖像 53cm × 41cm